



古代海南的教育在明代达到一个巅峰，究其原因，既有官方的重视和推动，也有民间的响应和助力。除了官办学府，半官半民或纯粹民办性质的书院，对琼州教育的发展，功不可没。

桐墩书院是有史料记载的明代海南创建的第一家书院，且是民办书院，创办者陈文徽只是一名贡生，但他在放弃科举道路之后，热心教书育人，醉心琴棋书画，直至终老。

传世的文献对桐墩书院记载不多，不过有关陈文徽的故事不少。

——编者

种桐修德陈文徽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岑明道



抚琴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一大爱好。
(资料图片)

在科举取士的年代，有人走读书仕进之路，有人无心仕途，选择隐居，明代海南第一家书院——桐墩书院，其创建者陈文徽就属于后者。

陈文徽是府城东厢人，隐居的地方最远离闹市不过二十里，可谓“隐于市”；他不但会弹琴，还能制琴，擅长画墨竹，却不显露这一特长，也不喜欢落款；他年轻时是“文艺青年”，年老了依旧很文艺，性情豁达潇洒。

陈文徽与丘濬、邢宥、王佐、薛远、唐继祖等海南先贤同处一个时代，其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很受称许。

执着种桐为哪般？

一部正德《琼台志》，竟然在“书院”“楼阁”“岁贡”“艺术”“杂事”等5处提到陈文徽，言辞之间也看出纂修者唐胄对这位先辈的敬仰。陈文徽没有留下任何文学和艺术作品，他的思想和言论却被同时期的诗文所引用，因此得以存留下来。

陈文徽字“允谐”，一字“汝谐”，祖上迁自颍川，即今河南许昌一带，他生在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，自幼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，但他的科举之路并不畅通，多次参加各类考试都不顺利，景泰（1450—1457）年间，品学兼优的陈文徽才以“岁贡”的身份，被选送到北京国子监读书。

但是，不知道是否因为个人志趣转变，陈文徽没有像好友丘濬等人那样，继续走科考之路，而是选择回到家乡，隐居授徒。

1447年秋天，3年前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的丘濬与陈文徽话别，第二次赴京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，“予以丁卯之秋与君别，随计之京，是时墩未培，桐未树。”丘濬在《桐墩记》中写道，“岁辛未归，仅五春秋，再踵君堂，则已崭然以高森然，可把矣。”5年前，桐墩还没填起来，5年后，树已经长得像模像样了，想必海南地热，树也长得快。

5年间，丘濬不但于1448年春闱落榜，1451年仍是末中进士，于是黯然返琼，探访老朋友。此后他继续苦读，1454年终于考取二甲第一名——传胪。从举人到进士，丘濬耗费了整整10年时间，而与此同时，陈文徽一定做了很多事，也一定“玩”得逍遥快乐。

中国历代都有一本正经地“玩”的人，尽管这类人并不多。

其实，陈文徽的桐墩不过是一个小土堆，离府城也就5里多一点，“墩高丈余，去郡城东半舍许。”（丘濬《桐墩记》）

陈文徽说，他爱琴如命，但很难得到好琴，而古琴的用料必须是桐木，否则声音不悦耳；但桐木必须是生长在石头缝中的才是佳品，而不一定要面阳背阴。“材不良故器不完，器不完故声不扬，此琴往往失古人之意也。”然而，海南本土并不适合桐树生长，偶尔见到一两株，大多生长在平坦空旷的“积阴之地”。

于是，陈文徽在府城东边开阔的“阳明之郊”（估计离家也不远），在土堆上垒石后，种了十多棵桐树，希望几十年后能用桐枝制琴，或许可以藉此体会古人谱曲的初心。

“小伙伴”丘濬还记录了陈文徽的“分享”意愿和精神：“然非独己用也，凡吾之子弟，吾之族姻，吾之交游，吾之乡邑，吾之后人，苟有志于古音者，皆于此取材焉，可也。”

丘濬最后写道：“虽然，为十年之



桐墩书院和后来砌筑的璞墩是陈文徽读书、教学、弹琴、会友和欣赏歌舞的隐所。
吕璇 绘图

计者树以木，为百年之计者树以德，木云乎哉？”陈文徽既种树，又种德，不但有十年之计，更有百年之计，不愧为一代乡贤。

陈文徽的桐墩高约五寻（一寻为八尺），相当于现在的12米有余，墩下是平田沃壤，有溪流环抱，环境优美。他在桐墩脚下盖房藏书，取名“桐墩书舍”，起初只是与志同道合者探讨学问，等待桐树长大，没想到学者和生徒越来越多，便干脆办起了书院，“桐墩书院”因此顺其自然地诞生了。

陈文徽为什么如此爱琴，以至于要亲自种桐制琴？弹琴和读书有什么关系？他曾说过：“书以穷理道，琴以禁邪思，学者必禁绝其邪思，而后理道可明。”原来，他相信古琴乐声可以帮助读书人心无邪念，可以“涤除玄览”，便于明白书中的道理和要旨。

景泰初年，陈文徽以贡生的身份赴京入读国子监，虽有“上舍生”的冠带但无意出仕，却因此深得翰林院学士刘俨（1394—1457，状元）和岳正（1418—1472，探花）的喜爱，刘俨还应他们之请，为其桐墩书院写了一篇“记”，对陈文徽和琼州寄以厚望：“今陈君子于琴于书既两得其趣矣，而复多聚书，旋树桐以备其用，以启迪乎平后昆，旁及乎乡郡。吾知琼虽远在海滨，异时弦诵之闻无间邹鲁，将不自兹始？”

诚如这位江西吉水才子的预判，整个明代，海南士子登进士科者不乏人，考中举人者不胜枚举，像邢宥、海瑞这样以廉能扬名天下者，也不在少数，因此有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。溯本追源，谁能说这里头没有陈文徽的一份功劳呢？

携琴带书建璞墩

桐墩书院影响越来越大之后，进进出出的人员很杂，陈文徽认为这样不利于一个人专心致志于做精做深学问，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），他又在府城东二十里买田结庐，取名“璞墩”，照样携带琴书与志同道合者盘桓其中。文昌进士、都察院左金都御史邢宥（1416—1481）为之作记，很能体察陈文徽的良苦用心：“大略以为璞者，玉在石中未琢之名，见己之志在于韫椟，而同志游此者，又皆质美材良之璞玉也。或曰：琼之为邑，以山有玉得名，是墩居邑之中，时或见有玉气也。”

过着半隐居生活的陈文徽吸引了同时期琼州名流关注的眼光。

琼山进士、南京兵部尚书薛远（1414—1495），也曾为陈文徽的璞墩作诗一首：“璞墩西望见桐墩，幽静遥通不闭门。琴古再逢虞岁月，璞存不说

楚乾坤。阳鸟影倒山辉乱，老凤栖余露叶翻。自有满前闲景象，五弦三献未须论。”

而丘濬在长诗《题友人陈汝谐璞墩》中，对陈文徽闲适、超脱的生活艳羡不已，期待能有与他对饮之日：“晨昏来往两墩间，功名富贵皆等闲。有时哦诗石上坐，有时拂轸桐阴弹……我家城西君城东，梯云石磴远相通。别来茫茫隔烟海，置身远在群玉峰。何时对子卢胡笑？把酒同浇磊碗胸。”

除了丘濬、邢宥和薛远等人，攀丹唐氏的读书人中，如唐继祖和唐濂伯的诗句里，不乏赞叹和向往之语。

弹琴、教书和写诗词之外，陈文徽还擅长画墨竹，但却一直隐匿专长——一般都不落款，没有签名，因此，内行人看到他画的墨竹，都喜欢得不得了，就是不知道是谁画的。

某日，有“吟绝”之称的临高举人王佐在母亲娘家攀丹村的唐德光家，见到一幅有陈文徽落款的墨竹，不由得感叹道：“吾于允谐托交二十年，犹不能竟其所长，则人之于人，一见之间，岂能尽平生之蕴？今于此竹，而可知为国者于天下之才矣！”

感慨之余，王佐赋诗二首，其一为：“辋川烟景昔曾闻，今向天涯见此君。诗画王维应不远，稻花香里一家村。”

豁达潇洒的人生态度

“前辈陈文徽汝谐先生，豁达潇洒，翰墨词章皆足自达。”唐胄在《琼台志》中的这几句话，可谓对陈文徽一生最到位的总结。

后人很难想象，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，杜门谢客，不见生徒，也不再过问世事，只是游走于自家的桐墩和璞墩之间，每次都带上两位歌女——云英和月华。旧友知音来访，“即出之歌舞以行酒，飘然有晋人风致”，想必“竹林七贤”最洒脱的日子也不过如此。如此放浪形骸的“行径”，放在今天，势必遭世人白眼，认为“老不正经”。可在当时，由于时人钦佩陈文徽德高望重，对其携带歌女游二墩的行为，并不鄙薄。

王佐甚至作诗两首加以称许：“试遣云英唱我词，我词便是璞墩诗。璞墩风月无边景，胜似青春年少时。”

另一首是七律：“桐墩墩主唤华英，舞袖当筵缓缓行。一个地仙张果老，两枚天仙董双成。娥眉亦解怜秋态，鹤发还能按曲声。邀我暮年同结社，此心已许白鸥盟。”将“文艺”进行到底，简直快活似神仙，陈文徽还拉同是老年人的王佐一起“玩”，可惜王佐身不能至，却心向往之。■